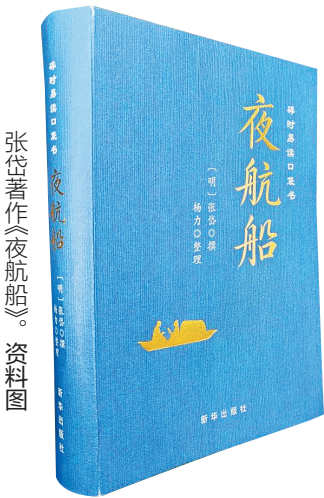


读史侧翼 唐宝民

另类张岱



张岱著作《夜航船》。资料图


张岱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，他的《陶庵梦忆》《夜航船》等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他是一位个性鲜明、独树一帜的文学家，治学方法十分另类。

古代科举考试的书目，以“四书五经”为对象，因此，许多学子以终身研究“四书五经”为目标，孜孜不倦，皓首穷经，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了浩繁的经文注释上面。张岱虽然也曾醉心于功名，但他没有那样做，这主要是受其祖父影响，他的祖父不许他依随俗套。张岱回忆说：“余幼遵大父教，不读朱注。凡看经书，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。”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下，张岱认识到：做学问依靠注疏，只能得到原意的一点皮毛而已；如果想要产生创建性的观点，则需要建立在广泛阅读之上的灵光乍现。回忆当年的读书情形，张岱感慨地说：“正襟危坐，朗诵白文数十余过，其意义忽然有省。间有不能强解者，无意无义，贮之胸中，或一年，或二年，或读他书，或听人议论，或见山川、云物、鸟兽、虫鱼，触目惊心，忽于此书有悟，取而出之。”张岱的这种感受，相信许多读书者都曾经历过，笔者也曾有多次类似的经历：苦苦思索某一个问题，却得不到答案；于是继续进行其他的阅读，忽然某一天，触类旁通，先前所思考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便得到了，这就是张岱所说的灵光乍现吧。

那么，这种灵光乍现的时刻，是不是能够通过努力得到呢？比如心中有了一个问题，想通过阅读得到答案，最终真的就能得到答案了呢？张岱的回答是否定的，他以为，对于有些问题，“就算是苦思注疏也不可，只能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”，是一种出奇遇合。张岱进一步解释道：“其所遇之奥窍，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。推而究之，色声香味，触发中间，无不有遇之一窍，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，邂逅相遇，遂成莫逆耳。”也许在张岱看来，灵光乍现的情况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因此，做学问的过程中，目的性不能太强，否则就会失去许多乐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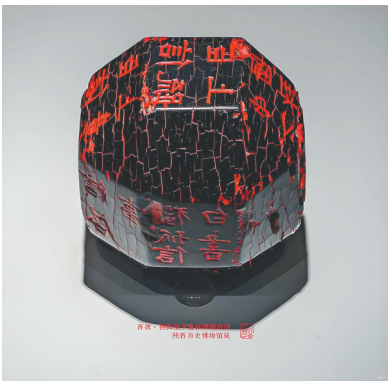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学问的追求，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志向，但许多学人在孜孜苦读过程中，也不免会心生困惑：耗费如此精力去苦读，所为何来？价值何在？张岱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对自己的做法愈加怀疑，在文字中，他不断忖思：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做各种知识的探索呢？追求学问的本身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张岱用他祖父的例子做了回答，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是个颇

有志向的文人，他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梦想——编撰一部大辞典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张汝霖夜以继日地整理、搜集各种资料，付出了很多心血。他为此努力了三十年，但有一天，有一个朋友从北京带了一卷《永乐大典》的抄本给他看，他发现《永乐大典》在各方面都比他所要编的辞典高明得多，于是，他便决定放弃自己编辞典的梦想，把三十年的心血弃于一旁。对于这件事，张岱一方面为祖父的心血付诸东流而惋惜，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祖父所做过的努力，显然，从张岱对祖父的评价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读书、治学的看法，那就是：读书、做学问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，它不应该带有任何功利性目的，也不以成败论英雄，即使结果是失败的，但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，也会实现自身的价值。

张岱曾经编写了一部《夜航船》，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书，在这本书中，张岱广采博搜，汇集了天文、地理、考古、方术、植物等多学科资料，编撰成了一套二十部的大书，在每一部之下，张岱都罗列出了他认为必须知道的事，令人读后眼界大开。那么，张岱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呢？在这部书的开头，张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，文人高谈阔论，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，所以，在睡觉的时候，就不敢把脚伸直、而是蜷缩着。后来，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，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，于是故意问他：“请问相公，‘澹台灭明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”文人说：“是两个人。”其实，“澹台灭明”指的是一个人，他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，复姓澹台，名灭明。和尚又问：“这样的话，那‘尧’和‘舜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”文人说：“当然是一个人啦！”其实，“尧”和“舜”是两个人，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。和尚听完他的回答，就笑着说：“这么说来，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！”张岱因此感叹道：“全天下的学问，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。”

收藏小记 张宏宇

印章的风骨



古代印章。资料图

印章的“风骨”是指印章所体现的个人品格、气节操守和独特艺术风格。印章以刀为笔，以石为媒，它通过篆刻家的刀法技艺、印文内容及艺术表现手法，展现出创作者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养。见印如见人，印章成为文人自我表达的重要载体。

书法是墨在宣纸上流动的艺术，书写的笔法有缓有急，墨色有浓有淡，作品中透露出流动的气韵、挥洒的性情、张扬的个性，既展现了书法作品中“柔”的包容性，又体现了“动”的生命力。篆刻则是将你的思想，浓缩于方寸之间的艺术，它有别于书法，不再游走纸端，而是凝固印迹，不再飞扬笔画，而是沉淀

品性。它代表的是作品的艺术风格、书画者的性格情感以及生活态度，这是文人精神中“坚”的本质，是历经风雨后归于“静”的定力。

优质的印石，如寿山石、青田石、田黄石等，质地温润细腻。握在掌心时，能感受到玉石般的温暖，长期使用便与人产生了某种默契。这类石材光泽含蓄内敛，有着内在的“柔”。而刻刀则体现着“刚”的攻坚。那锋利的刀口，带着一股果断的气势。当锋利的刻刀与温润的石材相遇，一场精妙的艺术创作便由此展开，通过印章的刀法及线条，可以感受到创作者的精神世界，以及他以刀代笔、以石为纸的艺术表现力。


印章释放出的灵魂，其形态与书法血脉相连。印章的文字多为篆书，篆书本身就是一种优美的艺术，其字体圆劲婉通，结构奇崛。以书法笔意境，先“写”在石面上，再用刀法“刻”出来，笔意追求圆转，刀痕却多显方折，书法墨色讲究晕染，而刻刀痕迹则追求深刻。柔软的毛笔在坚硬的石面上写下墨稿，接着坚硬的刻刀，又在柔软的运笔节奏中刻画出痕迹。这就是一场“柔”与“坚”的深切交融，二者相互烘托，又相互成就。

篆刻的关键在于执刀者的技艺与心境。刀法是篆刻的基础，无论是冲刀还是切刀，力度轻重全凭手腕的精准掌控。技艺娴熟的篆刻者运刀时，看似随意实则严谨，每一刀都很精准，干脆利落，包含着深厚的功力。刀锋过处，或留下流畅光洁的线条，或呈现古朴自然的刻痕。刻刀在玉石上一笔一画，横横竖竖，并非破坏，而是一种创造，让深藏其中的文字与意境得以完美呈现。

无篆刻，不成书法。一幅好的书法作品，若缺了那方小小印章，气韵则难聚，便显得不够完整。印章就像画龙点睛之笔，为整幅作品增添神色。红色的印章与黑色的墨迹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印章虽小，却能起到稳定画面、平衡布局的作用，衬托出了笔墨的灵动，以自身的特色，支撑起线条的飘逸。它不喧宾夺主，在纸端落款的下方，盖上属于自己的名号，有了章款，便是一幅完整的作品。每一枚印章，都凝聚着篆刻者的心血与情感。它们或寄托志向，或表达情思，或记录生活，或表现趣味，每一道刻痕，都蕴含着篆刻者的独特心境。

齐白石有一方“浮名过实”的印章，展现了这位绘画大师虚怀若谷的品格。潘天寿则刻有“强其骨”一印，表现出了文人应有的铮铮铁骨，与顶天立地的气节。郑板桥在作品上常盖“燮何力之有焉”的印章，以自谦的口吻，表达“我何德何能”之意。这位以竹兰明志的文人，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体现其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，这些印章彰显出文人的风骨。

我的书房中，也有一方“亦醉亦醒”印章，是祖父留给我的，章中印泥早已干涸，经过岁月的磕碰，印章边缘已略显模糊，但印章文字的线条却依然挺拔有力。从那笔画的转折处，依稀可见当年刻者运刀时的顿挫与回锋。这不是平面的拓片，而是立体的刻痕，刻字力道仿佛仍藏在石中，随时可能喷发而出。笔墨会褪色，纸张会腐朽，唯有这玉石上的刻痕，历久弥新。每当我提笔写字，在落款处郑重地盖上那方红印时，心中总会涌起一种庄重感。印章落在纸上的那一瞬间，流动的墨色因此有了沉淀，飞扬的笔势找到了根基，柔美的线条获得了支撑。印章是带有记忆的，依然有着余温，握在手里，我突然觉得这不是一枚印章，而是祖父宽厚而赤诚的心。

小小一枚印章，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，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具象的艺术表达，这或许正是中国文人风骨中最坚实的脊梁。

季候物语 吴娟

秋来韭花香

两周没去菜园子了，今天上午走进菜园，忽见地里的两畦韭菜中长出了一根根碧绿的茎，茎的顶端有一簇簇淡雅的小白花，开得碎银似的，让人心生喜欢。我蹲下身子，轻轻抚摸着娇艳欲滴的韭菜花，再深深地嗅一下，一股袭人的韭香扑鼻而来，顿时让我神清气爽，心情愉悦。

此时此刻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奶奶腌制的韭花酱，那是我最喜爱、最难忘的美味。

小时候，每年在这个韭菜半籽半花时期，奶奶就会到菜园里割一篮子韭花。带回家后，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，一朵一朵地摘掉枯黄的花瓣和干瘪的籽实，剪去残余的花梗，然后放到盐水里浸泡一会儿，杀死虫卵和病菌。奶奶用清水把韭花反复淘洗几遍后放在筛子里晾干，又准备一些生姜和青红辣椒备用。

一切弄好以后，我帮奶奶拿着她备的原料到一个加工场地，即生产队的碓（音du ì）杵窑那里，把韭花、姜和辣椒全部放进去，再倒进去一些盐，然后用碓杵一下一下地将它们捣碎。


捣韭花酱可是力气活儿，大碓杵窑子有石碾那么大，是个圆柱体，底部埋入土中，地面以上有二尺多高，顶部中间向下凿出一个圆形，深深的窑窝，这是盛东西用的。碓杵是一个比碗口还要大的半圆形石球，上边有一个小白，安上一个长木柄。奶奶捣韭菜花时往往累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这时候我会用手绢擦擦奶奶额头上的汗水，问奶奶累不累，奶奶说：“累呀，干活哪有不累的？这是为了能让一家人吃到可口的韭花酱，有劳有得呀！”当时，奶奶富有哲理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我也默默记在了心中。

奶奶把韭花、姜和辣椒捣碎后，放进一个坛子里，盖好盖子，搬回家。大约十天后，韭花酱就腌制成了。奶奶打开坛子，用勺子舀出一些，放进小碟子里，滴上几滴香油，搅拌均匀，放在饭桌上，用来当佐餐小菜。

看到奶奶腌的韭花酱，大片翠绿中包裹着点点鲜红，点点黑籽、点点金黄，加上一股浓郁的韭香气，色香味都令我垂涎三尺。我禁不住赞叹：“好香，好香啊！”我把奶奶腌的韭花酱用筷子涂抹在黄腾腾的玉米面饼子上吃，觉得比吃红烧肉都香。

奶奶看着我如此喜欢她腌的韭花酱，很是开心。她对我说韭花酱能够增加食欲、补肾温阳。奶奶的话真对，当我胃口不好时，打开她腌制的韭花酱，或夹馍或拌面条，瞬间食欲大增，尤其在寒冷的冬季，吃得齿颊留香，身暖心也暖。

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，韭花酱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，我买过超市里的韭花酱，也亲自腌制过韭花酱，不知为什么，总也吃不出奶奶腌制的韭花酱的味道。

如今，奶奶走了，这辈子我再也吃不到她腌的韭花酱了。奶奶那些纯手工制作独特风味的韭花酱以及她对亲人们的爱，永远成为了我的一种回忆和怀念。对我来说，对韭花的特殊感情也逐渐沉淀成了一种情结。于是，爱种菜的我无论走到哪里，便把韭菜种到哪里，每年秋天，期盼它开花结籽飘香。



韭花。资料图